

# 论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的统一性观点

李旭旦 陆 诚

(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

“地理学要免被瓜分，就要坚持它的中心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各种自然现象和形态同人类的相关。”\*

欧洲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光辉地理思想经历中世纪黑暗时代的长期窒息，其生命力日见衰竭。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使人们的眼光既回顾到古希腊时代的地理观念，又萌生出对于地理学探讨的浓厚兴趣。但十九世纪之前的地理研究大多是抽象的哲理性的探讨和单纯的地理资料的堆砌。十九世纪以德国地理学为代表的欧洲地理学，由于洪堡和李特尔等人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赋予了地理学以新的生机和新的个性，并促使其迅猛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情况的分析，论述这一时期德国地理学统一性观点的确立。

## 一、哲学发展的先导作用

继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后，欧洲哲学论争舞台上的主角，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从德国旧哲学中产生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我们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只能概括而不能取代具体科学，但是“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sup>[1]</sup>。地理研究作为一种认识活动，离不开理论思维，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地理学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研究领域内使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如果我们单是了解德国的地理学而不去了解当时的哲学动态，将会限于直观，缺乏理论的彻底性。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发展到黑格尔。康德是十八世纪末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他讲授过自然地理，在地理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哲学家，康德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主张脱离人的活动来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把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但是，他在自然科学上持有唯物主义观点。他提出的“星云假说”、“潮汐延缓地球自转说”即为例证。可见，康德本人在思想上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性在他之后有了不同的表现，并影响十九世纪

本文1982年9月8日收到。

\* P·罗士培：人文地理学的领域和宗旨，吴传钧译，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国外地理科学文献选译》第7期。

德国的地理学思想,在地理学家中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反应。这在下文还将进一步论述。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但他的哲学中却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黑格尔力图用对立统一思想来说明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这两个世界各自作为整体而言是独立的,真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彼此孤立地存在着,而是相互渗透,是对立统一的。这种观念也出现在地理思想中。李特尔所倡导的地理学正是以“变化中的统一”这个概念为基础的〔3〕。在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的研究中,黑格尔强调认识中个别与一般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经验的东西和理论的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洪堡在他的巨著《宇宙》中也说过,就地理学而言,每一条单独自然法则(个别)的发现,都导致更为普遍的法则(一般)的确立〔3〕。显然,这时期辩证的方法受到比较广泛的重视,但是地理科学中的唯物主义如同其它自然科学的一样“是一种不彻底的,懦怯的,含糊的唯物主义。”〔4〕因此当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使他把辩证法的发展只限于精神领域之内,否认物质自然界的辩证发展时,有些地理学者就抵挡不住唯心主义的进攻。李特尔在他的地理著作中就把人高度抽象化,最终使之成为一个最高的神,一个全能的造物主。至于拉采尔,在黑格尔“科学之科学”的影响下,正如有人评论他的那样“在他的科学概念的光彩夺目的眺望里,有时就忽略了近在手边的细节”〔3〕。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出现了。恩格斯说:“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5〕。我们亦可从当时地理思想中窥见这一点。费尔巴哈的哲学分成两部分:关于自然的学说;关于人的学说亦即“人本学”。在自然观上,费尔巴哈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主张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他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世界上的一切都来自自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必须同自然和谐相处。这种观点在当时地理界中已成为普遍的观念。从洪堡一直到李希霍芬都坚持这种自然观。洪堡把地理学称为“地球的描述”,李特尔呼吁把地球作为人类之家来研究,佩舍尔更是关注地球的自然特性。因此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地理学家中的表现是充分的。对于这种哲学与自然科学理论的结合,费尔巴哈十分赞赏,他说:“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自然科学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这种建立在相互需要和内在必然性上面的结合,是持久的、幸福的、多子多孙的,不能与以前那种哲学与神学的错配同日而语”〔6〕。因此,在自然观方面,同时代的地理家与费尔巴哈有着强烈的共鸣。

费尔巴哈在关于人的学说方面却堕入了形而上学。虽然费尔巴哈看到了不能把人同自然直接等同起来,但他却不懂得人的社会本质。他只是认为人的主要本质乃是他的自然属性即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属性。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影响他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一大障碍。这种哲学思潮也影响到十九世纪欧洲地理学人地相关思想的发展,在人地关系的阐述中曾出现了忽视人的空间特性和社会属性的倾向,因而最终堕入了环境决定论。

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十九世纪中叶产生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就在于: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

来理解世界，从事物的内在联系来把握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非常熟悉自然科学的成就，指出了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统一性观点。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说：“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偶语，所以是真正的虚无。”<sup>〔2〕</sup>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强调物质的统一性，又强调物质运动的矛盾规律，即使在高度统一的物质中，差异性还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强调物质统一性时，又以实践第一的观点，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开掘了新的天地。马克思、恩格斯还多次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是伟大的，但他关于“生存斗争”的思想是片面的。因为在人类社会与动物界起作用的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拉采尔“生存空间”在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进化的规律应用于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即非生物、生物和人类社会，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注意，各种哲学思潮对当时的地理思想的影响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地发生作用。我们只有全面考察各种影响的因素，才能较为正确地把握当时的地理学思想主流。

## 二、自然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恩格斯指出：“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sup>〔5〕</sup>。

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把学术世界分裂为单独的领域或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把自己研究的对象，暂时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取出来，致力于研究一群特定的相关过程。称为“科学之母”的地理学那时产生分化。这是研究自然界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在古代，人们只是把自然当作整体来研究，它不能说明事物的特殊性，不能够对自然界进行具体的深入的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掌握自然规律，为人类生产服务。这就要求对自然界分别地、逐个地进行分析，以便从中找出事物的特性，更好地认识自然。但是，恩格斯对这一时期的学科分立和分化却很有感叹。他说：“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sup>〔2〕</sup>。——值得回味的是：今天地理界也还存在着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到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家把各种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联系，系统地研究事物的发展变化。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唯物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逐渐成为对不同的运动过程进行认识和探索的方法。恩格斯列举了一些学科：“研究植物有机体和动物有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sup>〔5〕</sup>。”P·詹姆斯也指出：包括在自然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内的各门独立学科，由于把观察的过程在实验室中隔离进行，还由于

把每项隔离进行的过程形成概念或抽象模型,从而获得惊人的进展<sup>[3]</sup>。很明显,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细胞、能量转化和达尔文进化论等三大发现,使人类对自然界相互联系的认识飞跃发展,这些科学发现充分证明了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物质世界,自然界各个领域是互相联系的。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地理学内部的广泛联系,虽然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确实使地理学本身进一步分化并与某些学科产生分离,而且确实“到了十九世纪,专业化的时代到了。再也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囊括一切知识,再也不会再有另一个洪堡或李特尔”<sup>[3]</sup>。但这种分立门户的趋势在客观上也加强了地理学内部相互联系的要求。分化愈深入,综合就愈重要。这种基于世界物质的统一性之上的综合,才能使地理学研究一步步地前进。洪堡说得很清楚:关于“自然联系的事实”的解说,并不排除按它们的理性联系来进行现象的分类,也不排除在大量观察中许多特殊性的概括或寻找其规律的尝试”<sup>[3]</sup>。

显然,当我们对十九世纪哲学状况和自然科学发展情况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后,我们就有可能更为准确地在此纷繁复杂的状态中把握住这一时期德国地理学的主要观点。

### 三、地理学的统一性观点

十九世纪中叶是地理学发展的一大转折点,是古典地理学终结,近代地理学开端的重要时期。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同时代的地理学家,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为近代地理学观念的创立提供了可能。

洪堡和李特尔被认为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们正是在风云变幻的时期,面临地理学衰落的危险,积极工作,努力创新,从而带来新的生机。在这一意义上,洪堡和李特尔又可看作古典地理学的掘墓人。德国近代地理学一开始就具备了鲜明的特点,并作为地理学传统沿袭至今,以整体高于局部观念,人地关系地域体系观念;亦即以统一性观点看待一切地理现象。

洪堡赞同黑格尔的哲学主张,运用了黑格尔逻辑学和认识论的辩证法。洪堡认为,地球和物质世界是可以感觉到的,这个可以观察到的物质世界正是他的研究领域。他总是强调自然的统一和紧密联系<sup>[3]</sup>。他运用经验法和归纳法研究自然和物质世界,在大量野外实践的基础上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地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各个部分在空间排列中都是互相关联的。人是构成自然这个平衡统一体的一个方面。由此出发,他进一步阐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他说:“人类在生活上到处和土地发生最根本的联系”<sup>[7]</sup>。“如果我不是敢于探索一些最显著的人类现象,我所要努力描绘的一般自然图景将是不完整的”<sup>[3]</sup>。可见,他把他的工作重点放在自然区域之中,并以认识各种地域现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以统一的观点来解释空间分布现象为己任。他的《墨西哥》一书是这方面的典范,摆脱了十九世纪以前地理学家们的百科全书式的汇编方法<sup>[8]</sup>。

李特尔追求变化中的“人和自然的统一”。他信奉康德哲学,并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主张兼收并蓄。他声称,他研究的是一个独特的比较的主题,旨在说明历史与有机自然、无机自然之间的联系。在方法论上他运用了不同于洪堡的经验法和比较法来探索世界各地各种地理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和每一现象与其区域之间的关系。李特尔的目的论的哲学观

点常常使他自己陷入矛盾：他相信地球是为一个目的，即作为人类之家而设计的，但又认为地理科学不是专门研究人的，强调向地球本身去要规律。他的这种自相矛盾，只在他力主人和自然统一亦即在地域实体上才得以调和。这就是说，李特尔最终主张的还是研究地球上同时存在于区域之内的事物。不是孤立地去研究某一事物，而是统一地综合地描述和解释区域复合体。

由此可见，洪堡和李特尔这两位近代地理学的先驱人物坚持了地理学的一元性，着重研究地表现象的空间排列中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前者主张地理学应在复杂中求得统一，后者认为统一性正是地理学的特点。他们为规定地理学的科学内容，捍卫地理学的科学地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洪堡和李特尔两位先驱逝世以后，地理学的一元性就受到了非议。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李特尔目的论体系的矛盾性——偏重于人又强调自然；另一方面，地理学以外的其它学科的发展，即使一些学科从地理学中分离出去，又影响了地理学内部的分化。地理学的统一性被忽视，地理学上的二元论出现了。二元论有两种<sup>[9]</sup>：第一种是指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分离。以佩舍尔为首的一些地理学者反对李特尔的人文方向，认为地理学只能是对地球表面形态的研究，亦即自然地理学的研究；第二种是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的分工。系统地理学是研究各种地理现象（包括自然和人文）的特征、类型、位置和范围的，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而区域地理学则以区域构成研究框架，在自己的框架里把各种不同的现象统一成一个整体，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实际上我们也不难看出，二者虽然强调点有所不同，但基本内核却是一致的，这就是以统一性、系统性为基础来分别研究地理学。因此，真正的二元论仅以佩舍尔为代表，他们的人数不多，时期不长，只具有有限的影响。

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德国地理学发展又有了迅速的、长足的进步。地理学家们以地理学的特定方向为目标，更进一步地进行地理的综合性研究和区域性探讨。在这方面作出巨大成绩的是拉采尔和李希霍芬。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也就以他们的出色工作而迈入二十世纪。

拉采尔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影响较大。十九世纪下半叶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问世和以斯宾塞“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观点的出现，使有些地理学者有意识地按生物演化论的原则去估计并综合人地关系，以反对地理学的二元论。拉采尔正是这样的人物，他强调以自然环境为主要因素的人地关系，并提出了“生存空间”的概念<sup>[8]</sup>。他认为国家是地球表面上特殊的空间结合，是活的有机体在其范围内发展的地理区域。虽然这一概念后来被歪曲了，但它在当时却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作为一种空间组织的人类社会与其物质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在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白兰士对拉采尔的评议是：“人的整个生活和各种活动，人群和社会是有条不紊地、合理地、整体地与他们的地理环境的关系来加以研究的，目的在于把人的要素送回到地理学中去，在于以自然和生活为基础去重新建立地理学的统一。这就是拉采尔的工作纲领。”<sup>1)</sup>

李希霍芬通过他长期的野外考察工作，在地理界获得了崇高声誉。他是一个务实的地理学家，他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学的最高目的在于发掘人类和自然现象之间

1) R·迪金森：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李旭旦译，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国外地理科学文献选译》，第7期。

的关系”〔8〕。他坚持洪堡的主张，系统地发挥了地理学的统一性观念，强调区域内各现象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联系。他明确指出：地理研究必须以详细描述自然现象开始，然后进一步考察人文现象及彼此关系。在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同时，还必须把地表分成小区域来研究〔3〕。由于他有丰富的野外感性知识、充实的辩证发展观念和牢固的实践观点，不沉溺于其它玄想的哲学思维中，才得以深深领会地理学核心所在。他的地理思想在十九世纪德国地理科学中达到一个新高度。因此有人评论说：“李希霍芬也许是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功臣”〔8〕。尽管这样，在拉采尔和李希霍芬之后，德国地理学在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领域中继续面临严峻的考验。

十九世纪的德国地理学是科学地理学的开创时期，在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这一时期德国地理学家的辛勤努力，地理学的传统观念一直延续了下来：区域性、综合性观点是其主要特征；保持地理学的完整的统一性是地理学者的基本信念。整整一百年的德国地理史实表明，地理研究必须有一个单一的中心，只有在坚持以人地关系为主旨的区域综合概念的基础上革新研究方法和手段，才能更好地发挥它自身的特点并使地理学的研究出现新的飞跃。

坚持地理学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内部的差异性。差异就是矛盾，它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因强调差异性而忽视联系性和统一性的观点则是不可取的。尽管地理学本身还会进一步分化，然而以人地关系为主旨的区域概念和统一性观点仍将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当前提出的国土整治，必然为地理学的统一性研究开辟新天地。国土整治实际上就是区域地理研究，但它是目的性更明、方向性更强、实用性更大、内容更科学的新的以人地关系为主旨的区域地理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人们为谋求生活环境的改善，从事于协调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对人类社会的环境再度进行综合性研究。新的人地统一性和区域综合观点又被人们所重视，统一地理学已成为现代地理学的代名词。这将是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统一性观念的更上一层楼的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10页。
- 〔2〕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 〔3〕 P·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 〔4〕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
- 〔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 〔6〕 邢贲思：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 〔7〕 李旭旦：人地关系的回顾与瞻望，《世界地理集刊》第二集，商务印书馆。
- 〔8〕 R·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第36页，葛以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 〔9〕 Harm J. de Blij: 《The Earth—A Topical Geography》 P.17, Canada, 1980.

## ON THE INTEGRITY CONCEPTION OF THE 19TH CENTURY'S GEOGRAPHY IN GERMANY

Lee Shutan, Lu Che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njing Teachers' College)

### Abstract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marking the end of the classic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cientific geography. All these happened in Germany. The geography in this period synthesized all kind of concepts from the great discoveries, the rich fac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the great advances of natur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 Geography at that time was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integrity. The division of geography into the physical and the human was a phenomenon of later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19th century's unifying concept in Germany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geography.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s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natural science of that time in the relation with integrity conception. The geographical idea is synthetically influenced by philosophy ideas of Kant, Hegel and Feuerbach, Marx and Engels etc.,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conception of unity for the contents of geography required in the connection of phenomena. Later,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conception of unity from the angle of the geography itself. The pioneers of the scientific geography were Humboldt and Ritter, followed by Richthofen and Ratzel. They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contents of geography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uthors emphasize that both the regional and unifying conceptions are still the core of modern geography in spite of the tendency of branching off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tself.